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董浩然¹, 辛冲冲², 刘丰睿³

(1. 洛阳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 北京 100101; 3.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通过完善财政制度缓解财政纵向失衡、优化转移支付是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措施。利用2014—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增强既会直接抑制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也能够通过“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从消费扩容来看,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产生的间接效应小于直接效应,因而其对居民消费扩容的总效应为负;从消费升级来看,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产生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因而其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总效应为正;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会因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压力等的不同而具有多样化的异质性表现;此外,还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因此,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政策,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推动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关键词: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居民消费;消费扩容;消费升级;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

中图分类号:F812.2;F1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5)04-0110-15

引用格式:董浩然,辛冲冲,刘丰睿.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J]. 西部论坛, 2025, 35(4): 110-124.

DONG Hao-ran, XIN Chong-chong, LIU Feng-rui.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transfer payments and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ansion and upgrading[J]. West Forum, 2025, 35(4): 110-124.

* 收稿日期:2025-04-03;修回日期:2025-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Y162);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HNKJZK-2025-47B)

作者简介:董浩然(1994),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经济、财政理论与政策、政府债务管理研究。
辛冲冲(1988),通信作者,男,河北邢台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和数字经济等研究;E-mail: 15109002259@163.com。刘丰睿(1995),男,河南驻马店人;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居民消费的规模扩大与层级提升不仅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体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居民消费与地区财政紧密相关,而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通过优化财政结构和完善财政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转移支付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提升与财政纵向失衡现象的缓解,更会对居民消费行为的演变与消费市场的升级产生深远影响。由此,深入探讨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完善财政体制、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以及加速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既有研究表明,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衍生问题,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多重路径影响居民消费扩容升级。财政纵向失衡普遍存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中,其本质是央地财政资源及权责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这种非对称性不仅制约财政体制完善,还通过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深刻影响地方政策选择与消费市场演变(王立平,2020)^[1]。从作用机制看,政治集权约束下的财政纵向失衡会引致公共支出结构偏向,这种偏向通过可支配收入、消费环境等渠道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与“乘数效应”双重作用(储德银,2018)^[2]。储德银(2018)^[3]深入解析了“失衡—税收努力—企业行为—消费需求”的传导链条,发现财政纵向失衡会抑制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并促使地方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刺激生产扩张与就业增长,最终引致消费需求提升。在分配效应层面,刘晓明(2023)^[4]指出纵向分权具有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功能,而刘树鑫等(2022)^[5]则认为财政纵向失衡总体上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该分歧可能源于财政纵向失衡存在程度上的阈值效应,当失衡突破合理边界时,其负外部性将显现,不仅阻碍市场化进程与技术进步,还通过环境质量恶化与福利损失等制约消费升级。

在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关系方面,朱德云和王溪(2022)^[6]基于转移支付的“收入效应”与“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的转移支付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增加,但过度依赖转移支付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升。吴敏(2020)^[7]分析表明,现金转移支付能够显著促进低保家庭的总消费,但仅仅增加了食物支出,衣物、家用电器、教育、娱乐等支出并没有增加。周洁红等(2024)^[8]分析表明,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差距。袁小慧等(2022)^[9]研究表明,“重视弱者”的转移支付政策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其中对食品、居住、教育、交通通信等消费的影响较大,而对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较小。解垚和高梦桃(2024)^[10]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其中生产性转移支付比民生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更显著。周强等(2024)^[11]认为,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具有累进性,对长期相对贫困家庭产生了“减贫—溢出—赋能”的多重效应,从而产生共同富裕效应。

现有文献就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二者的交互作用及传导机制的系统性分析仍存不足。本文旨在系统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在理论机制方面,探讨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传导路径,揭示了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倒逼转移支付规模增长间接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的“补偿效应”,有助于深入认识财政状况和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传导机制检验,并

分别对消费扩容和消费升级展开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三是进一步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压力等多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民生性支出偏向—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传导路径,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通过完善财政政策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提供了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

财政纵向失衡指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上的不匹配,通常表现为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不能满足其支出需求。财政纵向失衡不仅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李真等,2023)^[12],还可能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宋易珈等,2024)^[13],不利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具体而言,为弥补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财政收支缺口,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增加税收或非税收入来扩充财源(姚东旭等,2024)^[14],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对居民的有效消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从对居民消费扩容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高税费标准或扩大征收范围来增加收入,这将直接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张敏等,2021)^[15];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刺激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完善,税收优惠的减少或取消将增加企业负担(罗昌财等,2025)^[16],不利于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增长,间接抑制消费扩容。

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来看: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不足或失衡(叶璐等,2024)^[17];由于自有收入不足,地方政府会优先投资能够带来短期经济回报的项目,而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林木西等,2022)^[18];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或不均衡将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与消费结构,阻碍消费升级。比如,居民可能因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压力而减少其他类型消费,导致消费结构单一化,难以实现消费升级。

此外,财政纵向失衡还可能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间接制约消费环境的改善。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可能会放松市场监管,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信心。同时,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可能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这将导致房价过高,使得居民因住房支出压力增加而抑制其他消费需求,进而对整体消费扩容与升级产生阻碍。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财政纵向失衡增强会抑制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2. 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

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为调节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资金支持。转移支付能够直接增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刘尚希等,2024)^[19]。地方政府在财力增强后,可能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公共服务补贴等方式,间接提高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詹静楠等,2022)^[20]。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将直接刺激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扩容升级。同时,转移支付的增加还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费的依赖,避免因过度征税而降低居民消费能力。

转移支付还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刘乐峥等,2024)^[21]。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会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需求,缓解其刚性支出压力,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马理等,2025)^[22]。居民在获得优质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后,可以将更多收入用于非必需品的消费,推动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乐型转变,从而促进消

费升级。同时,转移支付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预算外收入等的依赖(黄思明等,2020)^[23],缓解因地方政府过度追求财政收入而导致的消费环境恶化。地方政府在获得充足的转移支付后,无须通过推高房价或放松市场监管来增加收入(刘怡等,2021)^[25],从而避免房价过高对居民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以及市场秩序混乱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消费环境的优化将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转移支付的结构与规模设计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其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作用效果(毛凌琳等,2024)^[25]。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转移支付增加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3.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和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Dahlberg et al., 2008; 储德银等,2018)^[26-27],也会共同影响居民消费的扩容与升级。财政纵向失衡使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收支缺口压力,而转移支付是弥补财政缺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适度的财政纵向失衡可以通过科学设计的转移支付制度得到有效缓解,从而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其拥有较为稳定和充足的财政资金,进而能够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共服务补贴等方式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蒋励佳等,2024;葛立宇等,2023)^[28-29]。另一方面,转移支付的规模提升和结构优化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激励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扩容升级。总之,财政纵向失衡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存在缺口,倒逼中央进行转移支付以弥补其财力不足;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有助于其增加民生支出,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并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直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推动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财政纵向失衡能够通过影响转移支付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

基于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内在逻辑,本文认为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均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扩容升级,而且财政纵向失衡还能通过转移支付这一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因此,参考储德银等(2020)^[30]、吴信科等(2023)^[31]的研究,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1)和(2)对三者之间的多重作用机制与传导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begin{cases} Ces_{it} = C_0 + \alpha_1 Vfi_{it} + \alpha_2 Ftp_{it} + \alpha_3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1it} \\ Ftp_{it} = C_1 + \beta_1 Vfi_{it} + \beta_2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2it} \end{cases} \quad (1)$$

$$\begin{cases} Cup_{it} = C_0 + \alpha_1 Vfi_{it} + \alpha_2 Ftp_{it} + \alpha_3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1it} \\ Ftp_{it} = C_1 + \beta_1 Vfi_{it} + \beta_2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2it} \end{cases} \quad (2)$$

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包括居民消费方程和转移支付方程两个方程。模型(1)的居民消费方程主要用于验证财政纵向失衡(Vfi)和转移支付(Ftp)对居民消费扩容(Ces)的影响,模型(2)的居民消费方程主要用于验证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升级(Cup)的影响,转移支付方程主要用于检验财政纵向失衡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Control_{it}$ 表示控制变量, μ_i 和 v_t 分别表示地区(省份)和时间(年份)固定效应, ε_{1it} 和 ε_{2it} 为随机扰动项, C_0 和 C_1 为截距项。 α_1 、 α_2 、 α_3 、 β_1 、 β_2 均表

示待估系数。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扩容”(Ces)和“消费升级”(Cup)。“消费扩容”用人均居民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值衡量,“消费升级”用发展型消费与享乐型消费之和占总消费的比例衡量,其中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包括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交通通信、家庭设备和日用品支出以及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王军等,2021)^[32]。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纵向失衡”(Vfi)和“转移支付”(Ftp)。借鉴Eyraud和Lusinyan(2013)^[33]的做法,“财政纵向失衡”的测算公式为: $Vfi = 1 - \frac{\text{财政收入分权}}{\text{财政支出分权}} \times (1 - \text{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缺口率})$ 。考虑到在2018年后税收返还项目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参考储德银等(2024)^[34]的研究,2018年及以前的“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2018年之后的“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居民消费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二是“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衡量。贸易开放通过技术溢出、竞争效应等影响地区消费水平和结构,同时可能挤占本地财政资源。三是“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第三产业占比上升通常伴随着服务消费需求增加,且服务业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低于工业。四是“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城镇化通过人口集聚效应促进消费扩容升级,但可能会加剧公共服务支出压力。五是“人口密度”,用单位面积人口数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消费市场更易形成规模效应,但人均财政资源可能被稀释。六是“投资效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GDP之比衡量。投资效率反映地区的资源配置能力,低效投资不仅不利于财政能力提升,还可能挤占消费性支出。七是“财政自给率”,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比衡量。地方财政自给率直接影响其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自给率较高地区的财政支出通常更倾向于民生领域。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由于消费指标的统计口径在2013年前后有所调整,样本期间选定为2014—2023年。所用数据主要源自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少部分缺失的数据利用插值法和年均增长率进行补充,其中,插值法用于连续时间序列数据的平滑填补,年均增长率用于趋势稳定的变量缺失值估算。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消费扩容	10.017 5	0.420 6	8.862 7	11.161 6
	消费升级	1.433 9	0.040 0	1.274 6	1.519 0
解释变量	财政纵向失衡	0.564 5	0.263 8	-0.068 4	0.970 7
	转移支付	0.602 1	0.199 4	0.059 3	0.927 4

续表 1

	变 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11.010 7	0.432 3	10.130 7	12.267 6
	开放程度	0.245 0	0.241 5	0.007 6	1.133 9
	产业结构	1.472 7	0.764 8	0.704 3	5.336 4
	城镇化率	0.615 6	0.120 8	0.262 3	0.937 7
	人口密度	8.147 6	0.833 9	5.760 6	9.411 0
	投资效率	0.807 9	0.552 0	0.063 7	3.039 5
	财政自给率	0.553 9	0.197 8	0.068 6	0.957 9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与标准化回归

根据面板联立方程的阶条件和秩条件可知,各个方程均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为更加有效地处理模型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肖作平(2005)^[35]的做法,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方法(3SLS)对模型进行估计。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的Panel A。为进一步厘清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升级的直接影响效应以及通过转移支付的间接影响效应,利用归一法对基准模型的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left(X_{\text{标准化}} = \frac{X - X_{\min}}{X_{\max} - X_{\min}}\right)$,标准化回归结果见表2的Panel B。标准化回归的各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从居民消费方程来看,“财政纵向失衡”对“消费扩容”和“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转移支付”对“消费扩容”和“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提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财政纵向失衡增强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转移支付增加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假说1和假说2得到验证。

从转移支付方程来看,无论是与被解释变量为“消费扩容”还是与被解释变量为“消费升级”的方程联立,“财政纵向失衡”对“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财政纵向失衡的增强显著促进了转移支付的增长。结合居民消费方程的回归结果,财政纵向失衡增强能够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间接地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 $\uparrow$ ”和“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即“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uparrow$ ”,假说3得到验证。

进一步通过标准化回归结果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提高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容和居民消费升级,直接效应分别为-0.373 9和-0.372 2;转移支付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和居民消费升级,直接效应分别为0.251 3和0.492 4;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间接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和居民消费升级,间接效应分别为0.324 8和0.674 1;综合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直接及间接影响,其对居民消费扩容和居民消费升级的总效应分别为-0.049 1和0.301 9。

虽然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存在直接的抑制作用,但财政纵向失衡能够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间接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产生正向影响。这归因于财政纵向失衡引发地方财政短缺,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的增加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一方面,这种间接影响虽然

减轻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的抑制作用,但并不能完全抵消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的负向直接影响,因此财政纵向失衡对消费扩容的总效应仍为负,这说明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居民消费扩容,仅仅依靠转移支付来促进消费扩容是不够的。另一方面,这种间接影响能够扭转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升级的负向直接影响,使得总效应为正,这说明转移支付增加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加大民生投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升级,进而完全抵消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升级的负向直接影响。

表2 基准回归和标准化回归结果

变 量	Panel A:基准回归				Panel B:标准化回归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财政纵向失衡	-0.596 2*** (0.113 4)	0.976 9*** (0.261 0)	-0.056 4** (0.024 2)	1.034 7*** (0.232 1)	-0.373 9*** (0.071 1)	1.292 6*** (0.345 3)	-0.372 2** (0.159 8)	1.369 0*** (0.307 0)
转移支付	0.530 1*** (0.201 4)		0.098 7** (0.043 8)		0.251 3*** (0.095 5)		0.492 4** (0.218 5)	
经济发展水平	0.426 2*** (0.043 8)	0.160 9*** (0.027 4)	-0.064 0*** (0.009 2)	0.174 8*** (0.026 4)	0.438 0*** (0.045 0)	0.348 8*** (0.059 5)	-0.692 2*** (0.099 8)	0.379 1*** (0.057 2)
开放程度	-0.174 8 (0.130 9)		-0.123 1*** (0.026 5)		-0.100 3 (0.075 1)		-0.743 4*** (0.1597)	
产业结构	0.072 2*** (0.015 0)		-0.007 1** (0.002 9)		0.131 4*** (0.027 3)		-0.136 1** (0.055 8)	
城镇化率	1.214 5*** (0.180 0)		0.387 7*** (0.036 5)		0.348 7*** (0.051 7)		1.171 2*** (0.110 1)	
人口密度		0.061 3*** (0.009 8)		0.068 9*** (0.009 5)		0.256 2*** (0.041 0)		0.288 0*** (0.039 8)
投资效率		-0.066 2*** (0.023 0)		-0.032 4 (0.020 8)		-0.131 4*** (0.045 7)		-0.064 3 (0.041 2)
财政自给率		-0.238 4 (0.319 6)		-0.323 6 (0.293 1)		-0.236 4 (0.327 6)		-0.320 9 (0.290 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R^2	0.864 8	0.585 1	0.314 5	0.583 3	0.864 8	0.585 1	0.314 5	0.583 3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表3 标准化回归的效应分解结果

维 度	效应类型	传导路径	效应测算	测算结果	总效应
居民消费扩容	直接效应	转移支付→居民消费扩容	α_2	0.251 3	0.251 3
	直接效应	财政纵向失衡→居民消费扩容	α_1	-0.373 9	-0.049 1
	间接效应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居民消费扩容	$\alpha_2 \times \beta_1$	0.324 8	
居民消费升级	直接效应	转移支付→居民消费升级	α_2	0.492 4	0.492 4
	直接效应	财政纵向失衡→居民消费升级	α_1	-0.372 2	0.301 9
	间接效应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居民消费升级	$\alpha_2 \times \beta_1$	0.674 1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王小华等(2022)^[36]、胡汉辉和申杰(2022)^[37]的研究,选用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消费扩容”的替代变量“消费扩容1”,选用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作为“消费升级”的替代变量“消费升级1”,重新进行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借鉴张敏和马万里(2024)^[38]的做法,使用“(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作为“财政纵向失衡”的替代变量“财政纵向失衡1”,重新进行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三是控制预算法修正的影响。在本文研究期内,201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年修正)进一步约束了地方财政收支行为,可能对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及转移支付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构造“预算法修正”政策虚拟变量(2015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将其引入基准模型重新进行检验。四是剔除直辖市样本。考虑到直辖市具有一定特殊性,参考李宇星和刘寒波(2024)^[39]做法,剔除直辖市样本后重新进行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消费扩容 1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1	转移支付
替换被解释变量	财政纵向失衡	-0.074 9 *** (0.024 5)	1.058 6 *** (0.224 5)	-0.093 4 *** (0.025 2)	1.084 4 *** (0.217 8)
	转移支付	0.120 9 *** (0.044 5)		0.143 0 *** (0.045 9)	
	样本量	310	310	310	310
	R ²	0.266 5	0.582 4	0.212 5	0.581 6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变 量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财政纵向失衡 1	-0.585 2 *** (0.112 0)	0.689 6 *** (0.164 7)	-0.058 0 ** (0.024 4)	0.736 0 *** (0.143 7)
	转移支付	0.481 0 ** (0.191 1)		0.100 4 ** (0.042 4)	
	样本量	310	310	310	310
	R ²	0.869 1	0.588 8	0.307 8	0.586 8
控制预算法修正的影响	变 量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财政纵向失衡	-0.574 8 *** (0.109 8)	1.015 6 *** (0.263 7)	-0.054 4 ** (0.023 7)	1.065 4 *** (0.235 8)
	转移支付	0.459 0 ** (0.193 9)		0.093 7 ** (0.042 6)	
	样本量	310	310	310	310
	R ²	0.872 4	0.585 3	0.334 9	0.583 6

续表 4

	变 量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财政纵向失衡	-0.666 2*** (0.126 1)	1.578 9*** (0.275 1)	-0.076 4*** (0.026 0)	1.531 2*** (0.253 4)
剔除直辖市样本	转移支付	0.552 5** (0.225 8)		0.135 2*** (0.047 9)	
	样本量	270	270	270	270
	R ²	0.798 5	0.541 4	0.257 1	0.535 6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五、进一步分析

1. 地理区位异质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可能因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此,本文从东西和南北两个角度分析区域异质性:一是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3 组,二是将样本划分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 2 组,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地理区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标准化回归)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东部地区	财政纵向失衡	-0.527 9*** (0.165 5)	-1.219 5** (0.585 7)	-0.912 2** (0.368 6)	-0.421 2 (0.566 8)
	转移支付	0.322 4* (0.187 2)		0.752 4* (0.434 5)	
	样本量	110	110	110	110
	R ²	0.815 8	0.570 2	0.467 5	0.579 6
东中西部异质性	中部地区				
	财政纵向失衡	-1.112 5*** (0.292 1)	0.440 7 (0.303 7)	0.465 2*** (0.163 1)	-0.056 5 (0.475 4)
	转移支付	7.720 7*** (2.728 8)		-2.103 9 (1.402 8)	
	样本量	80	80	80	80
	R ²	0.809 1	0.512 0	0.514 9	0.512 0
西部地区	财政纵向失衡	-0.209 3*** (0.073 9)	1.265 3*** (0.429 7)	-0.0456 7 (0.121 0)	1.763 8*** (0.405 8)
	转移支付	0.038 5 (0.128 9)		0.473 5** (0.212 5)	
	样本量	120	120	120	120
	R ²	0.832 9	0.494 5	0.535 5	0.476 1

续表 5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南北方异质性	财政纵向失衡	-0.167 9**	0.032 7	0.269 1*	-0.095 3
		(0.082 5)	(0.563 0)	(0.159 7)	(0.566 7)
	北方地区 转移支付	0.138 8		-0.233 5	
		(0.120 4)		(0.232 7)	
	样本量	150	150	150	150
	R ²	0.837 8	0.620 3	0.395 8	0.620 8
	南方地区 财政纵向失衡	-1.307 1***	1.590 2***	-3.968 1***	2.132 1***
		(0.260 2)	(0.367 4)	(0.859 4)	(0.318 8)
	南方地区 转移支付	1.202 9***		4.684 4***	
		(0.291 6)		(0.973 1)	
	样本量	160	160	160	160
	R ²	0.414 3	0.574 2	0.579 9	0.675 4

从东中西部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增强和转移支付增加分别显著抑制和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但财政纵向失衡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在模型(1)中显著为负、在模型(2)中不显著,即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downarrow$ →居民消费扩容 $\downarrow$ ”的传导机制。在中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增强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容、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转移支付增加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但财政纵向失衡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显著。在西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增强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容(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增加了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增加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但对居民消费扩容的影响不显著。

从南北方异质性来看:南方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类似,财政纵向失衡增强和转移支付增加分别显著抑制和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并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而在北方地区,仅表现出财政纵向失衡增强抑制居民消费扩容的直接效应,财政纵向失衡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及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均不显著。

2. 经济状态异质性

地区经济发展状态会直接影响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和转移支付水平,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压力两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一是以各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2组;二是通过“(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区总人口数”计算得到样本省份的人均财政缺口,以其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财政压力较大和财政压力较小2组。分组检验的结果见表6。

从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来看:发达地区的模型(2)和欠发达地区的模型(1)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但发达地区的模型(1)中“财政纵向失衡”对“转移支付”的系数不显著,欠发达地区的模型(2)中“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对“消费升级”的系数不显著。因此,在发达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增强和转移支付增加分别显著抑制和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但“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 $\uparrow$ ”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这也反映出发达地区居民消费的改善更多地是在于消费升级;在欠发达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增强和转移支付增加

分别抑制和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 $\uparrow$ ”的传导机制,但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欠发达地区居民消费的改善更多地体现在消费扩容上。

从财政压力异质性来看: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模型(1)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类似,表明财政纵向失衡增强和转移支付增加分别显著抑制和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 $\uparrow$ ”的传导机制;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地区,虽然财政纵向失衡增强和转移支付增加分别显著抑制和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但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

表6 经济状态异质性分析结果(标准化回归)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消费扩容	转移支付	消费升级	转移支付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财政纵向失衡	-0.909 2*** (0.178 9)	0.460 7 (0.428 4)	-0.761 4** (0.332 3)	0.666 1* (0.380 5)
	经济发达地区 转移支付	0.627 0** (0.260 3)		0.912 8* (0.491 9)	
	样本量	141	141	141	141
	R^2	0.729 4	0.668 4	0.415 8	0.694 4
	财政纵向失衡	-0.269 8*** (0.085 6)	1.715 5*** (0.411 5)	0.021 1 (0.106 3)	1.735 8*** (0.397 6)
	经济欠发达地区 转移支付	0.368 3** (0.152 7)		0.314 1 (0.191 7)	
财政压力异质性	财政纵向失衡	-0.176 3*** (0.053 7)	0.953 0*** (0.345 3)	0.066 4 (0.072 0)	1.257 3*** (0.333 2)
	财政压力较大 转移支付	0.434 1** (0.196 1)		0.394 4 (0.264 9)	
	样本量	167	167	167	167
	R^2	0.736 8	0.408 8	0.509 8	0.394 0
	财政纵向失衡	-0.622 2*** (0.161 6)	0.002 6 (0.446 3)	-1.258 9*** (0.455 2)	-0.047 9 (0.381 4)
	财政压力较小 转移支付	0.539 7*** (0.174 6)		1.463 5*** (0.494 5)	
	样本量	143	143	143	143
	R^2	0.807 5	0.611 7	0.402 4	0.612 6

3. 财政纵向失衡、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与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前文分析表明,财政纵向失衡既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又可以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间接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考虑到缓解财政纵向失衡问题的措施诸多,为了更加深入地挖掘财政纵向失衡影响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传导机制,本文进一步选择从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角度进行分析。

民生性支出具有较高的政治激励和社会效益,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扩大此类支出,而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够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提升可支配收入等缓解流动性约束,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借鉴管智超和付敏杰(2024)^[40]的研究,采用民生性财政支出在一般预算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衡量机制变量“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Msp_{it}),进而构建联立方程模型(3)和(4):

$$\begin{cases} Ces_{it} = C_0 + \alpha_1 V\hat{f}_{it} + \alpha_2 Msp_{it} + \alpha_3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1t} \\ Msp_{it} = C_1 + \beta_1 V\hat{f}_{it} + \beta_2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2t} \end{cases} \quad (3)$$

$$\begin{cases} Cup_{it} = C_0 + \alpha_1 V\hat{f}_{it} + \alpha_2 Msp_{it} + \alpha_3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1t} \\ Msp_{it} = C_1 + \beta_1 V\hat{f}_{it} + \beta_2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2t} \end{cases} \quad (4)$$

采用模型(3)(4)的标准化回归结果见表7。根据模型(3),财政纵向失衡增强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容、提高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提高又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容,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 $\uparrow$ ”的传导机制。其中,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的直接效应为-0.210 0,通过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对居民消费扩容的间接效应为0.091 3,总效应为-0.118 7。可见,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发挥了与转移支付类似的作用。根据模型(4),尽管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但显著提高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且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可以认为同样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 $\uparrow$ →居民消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

表7 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的传导机制分析结果(标准化回归)

变 量	模型(3)		模型(4)	
	消费扩容	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	消费升级	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
财政纵向失衡	-0.210 0*** (0.048 2)	1.182 6*** (0.349 6)	0.049 1 (0.093 9)	1.262 3*** (0.333 7)
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	0.077 2** (0.032 5)		0.299 9*** (0.064 8)	
样本量	310	310	310	310
R^2	0.853 8	0.571 6	0.392 4	0.571 0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4—2023年省级层面数据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包括:(1)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移支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财政纵向失衡增强一方面会直接抑制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升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的总效应为负,表明其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产生的间接消费扩容促进效应还不能抵消其直接的消费扩容抑制效应;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总效应为正,表明其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产生的间接消费升级促进效应大于其直接的消费升级抑制效应。(3)财政纵向失衡和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会因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压力等的不同而具有多样化的异质性表现,包括东部地区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downarrow$ →居民消费扩容 $\downarrow$ ”的传导机制、南方地区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uparrow$ →转移支付 $\uparrow$ →居民消费扩容升级 $\uparrow$ ”的传导机制、经济发达地区存在“财政纵向失衡

“↑→转移支付↑→居民消费升级↑”的传导机制、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居民消费扩容↑”的传导机制、财政压力较大地区存在“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居民消费扩容↑”的传导机制等。(4)进一步分析表明,还存在“财政纵向失衡↑→民生性财政支出偏向↑→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传导机制。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并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优化财政资源分配,确保地方政府拥有坚实的财政基础来支撑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保障发展,从而有效缓解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弱化其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抑制作用。第二,完善转移支付政策,激发居民消费活力。首先,动态调整支付规模,建立与地方消费潜力挂钩的转移支付机制,对消费倾向高的地区适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强化民生支出保障;其次,优化支付结构,扩大专项转移支付中消费促进类项目(如家电补贴、文旅消费券)占比,并设定资金直达居民账户的比例要求;最后,强化支付绩效评估,将居民消费增长率、服务消费占比等指标纳入财政转移支付考核体系,对消费带动效果显著的地区给予奖励性拨款。第三,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可适度减少直接财政补助,鼓励其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和市场机制推动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对于南方地区及财政压力较高的地区,则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地方政府有足够财力用于公共服务提升和民生改善,从而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第四,改善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应积极扩大民生性支出,有效刺激居民消费。一方面,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关键民生领域的投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与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确保民生资金高效使用,减少浪费与低效支出,以有效激励居民消费扩容升级。此外,还应积极探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机制,形成合力,共同打破财政纵向失衡对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 [1] 王立平,刘勇,吴文韬.财政体制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工业技术经济,2020,39(7):22-30.
- [2] 储德银,邵娇.财政纵向失衡与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理论机制诠释与中国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18(4):20-32.
- [3] 储德银,邵娇.财政纵向失衡、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10):30-43.
- [4] 刘晓明.财政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共同富裕研究[J].生产力研究,2023(5):1-8+39+161.
- [5] 刘树鑫,史传林,方有为.财政纵向失衡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4):3-14.
- [6] 朱德云,王溪.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37(1):106-114.
- [7] 吴敏.低收入家庭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20(8):40-54.
- [8] 周洁红,梁玉虎,金宇.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73-85.
- [9] 袁小慧,郭李为,范金.转移支付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模拟分析[J].消费经济,2022,38(2):86-96.
- [10] 解垚,高梦桃.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2):40-51.
- [11] 周强,李阳,罗楚亮.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率及共同富裕效应[J].经济研究,2024,59(9):173-189.
- [12] 李真,苏春红.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财政研究,2023(5):71-83.
- [13] 宋易珈,李锡涛,刘若曦.纵向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经济评论,2024(1):116-135.
- [14] 姚东旭,陈晓钰,严亚雯.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J].会计之友,2024(22):82-89.
- [15] 张敏,李颖,曹青.间接税税负归宿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J].税务研究,2021(9):112-117.
- [16] 罗昌财,罗振衣,宋生瑛.企业所得税区域优惠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25(1):53-59.

- [17] 叶璐,苏英,潘宏亮.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4,40(12):130-134.
- [18] 林木西,王聪.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J].产业组织评论,2022,16(3):198-212.
- [19] 刘尚希,程瑜,赵福昌,等.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J].财贸经济,2024,45(10):5-17.
- [20] 詹静楠,吕冰洋.财政与共同富裕——多维分配视角下的分析[J].财政研究,2022(1):47-59.
- [21] 刘乐峰,李佳窈.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2024(10):68-76.
- [22] 马理,张人中,马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宏观调控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25,28(1):145-159.
- [23] 黄思明,王乔.地级市政府财政压力、土地财政与土地供应策略[J].当代财经,2020(12):26-38.
- [24] 刘怡,周凌云,张宁川.房地产依赖、产业布局与财政平衡——基于海南微观数据的分析[J].财政科学,2021(10):9-31.
- [25] 毛凌琳,郭新华.“挤入”抑或“挤出”: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4):104-111+142.
- [26] DAHLBERG M, MOERK E, RATTIS J, et al. Using a discontinuous grant rule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grants on local taxes and spending[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12):2320-2335.
- [27] 储德银,迟淑娴.转移支付降低了中国式财政纵向失衡吗[J].财贸经济,2018,39(9):23-38.
- [28] 蒋励佳,祝玉坤,雷智洋.消费税制度优化:基于对高档消费征收消费税的思考[J].税务研究,2024(7):46-50.
- [29] 葛立宇,蔡欣荣,黄念兵.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激励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吗?[J].商业研究,2023(4):75-84.
- [30] 储德银,费昌盛.财政纵向失衡、土地财政与通货膨胀[J].浙江社会科学,2020(6):4-11+20+155.
- [31] 吴信科,杜金柱,孙梦忆.“双碳”背景下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影响研究[J].创新科技,2023,23(10):37-50.
- [32] 王军,詹韵秋.子女数量与家庭消费行为: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J].财贸研究,2021,32(1):1-13.
- [33] EYRAUD L, LUSINYAN L.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advanced economi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3, 60(5):571-587.
- [34] 储德银,程扬帆,营雪.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财贸研究,2024,35(8):57-68.
- [35] 肖作平.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互动关系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05(3):16-22.
- [36] 王小华,马小珂,何茜.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11):21-39.
- [37] 胡汉辉,申杰.数字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机制研究——基于消费扩容和效率提升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22(4):15-21.
- [38] 张敏,马万里.财政纵向失衡约束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逻辑——基于中国特色财政激励的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4:31-41.
- [39] 李宇星,刘寒波.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行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科学决策,2024(10):201-214.
- [40] 管智超,付敏杰.财政纵向失衡、民生性支出偏向与地方预算执行紧缩[J].当代财经,2024(2):42-56.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Transfer Payments and Residents' Consumption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DONG Hao-ran¹, XIN Chong-chong², LIU Feng-rui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Henan, China;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ummary: In December 2024,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listed “vigorously boosting consumption, improving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comprehensively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s the top of the nine key tasks. The expansion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scale and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level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tap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and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which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s a typical problem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system,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by changing the fiscal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or transfer payments, while there is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4 to 2023,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and uses the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3SL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transfer payments and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Empirica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can promote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by increasing transfer payments,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ru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pecifically, the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directly by influencing transfer payments. However, this impact cannot offset the negative direct impact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on the expansion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Meanwhile, the eastern region, the southern region, developed regions, and regions with high fiscal pressure exhibit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consumption by enhancing the inclina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based on people's livelihood. However, the overall effect remains negative, which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transfer payments-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econd,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effects and mechanisms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irdly, the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and the three-stage least square method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abov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reduce measurement errors, and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people's livelihood expenditure bias" in influencing the role of consumption expansion; fourthly, it deconstruct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o provide refined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sign of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and transfer payment on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he fiscal system and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 transfer payment polici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conducive to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the fiscal pressure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different reg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se policies, which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and enhancing investment in people's livelihood, can effectively unlock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This, in turn, provides valuable policy insigh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transfer payment; residents'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expansi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people's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bias

CLC number: F812.2; F126.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5)04-0110-15

(编辑:朱德东;吴倩)